

歐陽文忠集

冊
四

臺灣文壇

卷一

奏議卷第十四 集一百十

翰苑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犇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棧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

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旣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

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祖宗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卽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

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卽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於內一無

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一無十字侍於左右如人子之

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於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

一作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

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密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

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違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

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况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

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

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旣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雨水滄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牆壁摧塌乞行修整尋一無尋字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說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覷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圯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橫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牆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覷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辱水間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辱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

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
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
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
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屏出積水築起
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
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
起三司判官王繹監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羣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
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悅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
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靜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
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
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

豈可擴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閣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勅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狀嘉祐元

年十一月

臣伏見一作觀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言好一作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

以聞其再來望風恐懼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

臣勢在一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
矣其稱譽昌朝一作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
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一作
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
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
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有使
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一有議
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
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
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
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今聞臺諫方
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

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一作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速罷昌朝還其舊鎮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日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鑠廳進士得解人中四字一作內二百餘人是瑗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